



七曜山最后一个补锅匠

□向伦友

“补锅啰——喂！补锅哟——”“剿猪吹角角呢哟！补锅架脚脚呢——”

这是停留在40年前记忆深处的吆喝声音。那时，我还是一个毛孩子。

“这是补锅匠黄国海的声音！友友！快去，我们家的二黄锅漏了好久了，害得我煮猪食用三水锅。”母亲远远地叫我，把补锅匠拦住。

我来到补锅匠跟前，轻声叫道：“黄叔叔，我母亲叫您去补锅——”

“我马上就去！在哪里？”补锅匠问。

“跟我来！”我瞬间找到了自信。他担着补锅的工具，和我一起来到我院子。

那时，我家非常穷，房子是石头房子，父亲用石块砌成的后阳沟那壁墙，经常有蛇出没。记得有一年，一条毒蛇跑到床上把母亲咬伤，害得母亲脚疼了好几个月。当时，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锅了，一日三餐都离不开。锅烧的时间久了，难免会漏。

看到补锅匠来了，母亲非常高兴，立马在油汤锅里给他煮上一碗荷包蛋。那时，在我们山里有这种待遇的只有两种人：一是医生，二是老师。在母亲眼里，补锅匠就是医生，因为他能让我家的锅“起死回生”。

吃完荷包蛋，补锅匠开始架炉烧铁水，一个小时后，一块锅生铁就熔化了，在锅炉里沸腾。此时，补锅匠迅速拿出一瓶黑黢黢水一样的东西，往自己的双手上涂，完全浸湿后，他快速地把滚烫的铁水倒在自己的手掌心，然后对准锅漏的地方两手一压，铁水就粘在了锅上，最后他抓一把稀泥盖住漏

眼处。

看着他这一通神操作，我和母亲都呆住了，“我的妈呀！这是什么操作？简直就是神仙。那么滚烫的铁水，他居然用手接，而且一点也没有伤着。神！真是神！”

几分钟过后，补锅匠抹去泥土，然后叫母亲装水，看漏不漏，母亲把水装入刚补好的二黄锅，真的一点也不漏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神奇的人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我一直好奇，补锅匠那黑黢黢水一样的东西是什么。后来学了化学后才知道，他涂的是醋，醋可以隔热。

锅补好了，补锅匠收费还是挺合理的，一般是一元一个漏眼。搞了半天，他就轻易得到一元钱。那一元钱，是我母亲背50斤柴到30里外的场上卖的钱。

“补锅啰——喂！补锅哟——”“剿猪吹角角呢哟！补锅架脚脚呢——”几十年了，这样的吆喝声，经常在七曜山的路上响起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这吆喝声少了，山上补锅的生意也清淡了。最近几年，山上几乎没有了补锅匠，锅烂了买新的。补锅匠失业了。

后来，补锅匠做起了回收铁锅的生意，刚开始的时候，生意做得还不错，可没过几年，烂锅也少了。山里人越来越少，用锅的人也少了。

黄国海有些郁闷，眼看自己的手艺就要失传了。他不甘心，每天都跑到七曜最高的沙坪峰上吆喝一下：

“补锅啰——喂！补锅哟——”

“剿猪吹角角呢哟！补锅架脚脚呢——”（作者系何其芳研究会副会长）

鲑海椒香喷喷

□陈猷华

现在超市里有很多佐餐食品，如瓶装的霉豆腐、水豆豉、辣椒酱等。每当在这些包装精美的佐餐食品面前徘徊时，我都会想起“鲑海椒”，然后口舌生津，思乡之情也油然而生。

用米粉或玉米粉与其他作料一起拌制的肉菜，上蒸笼蒸熟，这种菜肴就叫“鲑”（zhǎ）。查阅资料得知，鲑海椒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特产，四川、贵州、重庆东南部的黔江等地区，以及湖北鄂西的利川地区的居民，大多喜好吃鲑海椒。在我妻子的家乡渝北区洛碛镇，鲑海椒曾是居家必备的佐餐菜肴，一日三餐桌上总会摆上一碗。光看鲑海椒的颜色，都会让人食欲大开。橙红色是主体，深红浅白葱绿是点缀，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是一碗粉蒸肉呢。

鲑海椒并不仅仅是佐餐小食品，它曾经是一道主菜。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乡镇上的居民还比较贫困，蔬菜也买得少，四四方方的饭桌上，很多时候就是只摆放一大碗鲑海椒。洛碛古镇紧靠长江，江边有宽大的沙滩。

镇上居民还有个习惯，喜欢端着饭碗在家门口的街边聊天，也会比较谁家的鲑海椒做得香，你尝我的我尝你的，互相品评一番，就像是很了不起的山珍海味。

做鲑海椒的主料是红苕、海椒和苞谷面。首先要将红苕洗净刮皮，然后切成像大头菜丝那样的细条；其次是选择嫩海椒，用刀剁碎；再次是把苞谷或者大米磨成面。把这三样东西和在一起，再加上适量的食盐、姜蒜以及花椒面，然后搅拌均匀，就可以装坛了。装鲑海椒得用“倒仆坛”，坛口倒仆在盛有水的底盘里，里面的鲑海椒跟空气隔绝，可以像其他咸菜一样存放很久。

约需腌制一个星期，有点酸味了就可以食用了。当然，装在坛子里的鲑海椒还是生菜，吃的时候是需要再加工的。什么时候想吃了，就从坛子里抓一钵出来，先放到蒸笼里蒸熟，然后倒进铁锅炒，加蒜苗炒出香气，这样就可以上桌了。冒着热气的鲑海椒摆到桌上，香辣味扑鼻，令人食欲大增。如果用鲑海椒来炒回锅肉，那就更香了。

尽管把鲑海椒当作主菜的时代早已过去，但鲑海椒作为民间历史悠久的传统菜肴，还是在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。洛碛镇一些有老人在的家庭，年年冬季都会腌制一两坛。当你吃罢大鱼大肉、山珍海味，觉得有些“闷油”之时，蓦然发现桌边还有一盘鲑海椒，一定会欣喜万分，然后舀上一大碗白米饭，犒些鲑海椒在碗里，狼吞虎咽起来。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一望无涯

□武辉夏

一次，我和朋友去探望百岁画家晏元先生，晏老很高兴地从卧室出来，径直往书案走，中间有一条长凳横在面前，我正欲将凳拿开，晏老说没关系，一下就迈了过去。我大赞晏老腿脚麻利，老人笑呵呵露出一口白牙。我说，难怪晏老腿脚这么好，原来牙齿都像年轻人一样健康，胃口好所以长寿。晏老一下将牙齿取下来，大笑说：“我是一望无涯（牙）。”

众人大笑。
（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）

给自己放假的裁缝

□洪德斌

街上新开了家裁缝店，师傅姓林，是一位中年女性。据街坊邻居说，林师傅手艺好，做出的衣服合体又时尚，很多人愿意找她做衣服。

一个周末，妻跟我说，岳母给她攒了些上好的鸭绒，让我陪她去找林师傅做件羽绒服。我们来到裁缝店门前，却发现大门紧闭。上下左右巡视一番，看到门边的墙上贴了一张A4纸，纸上写道：“顾客朋友您好！本店周末放假休息，给您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！”

我和妻相视一笑，觉得这个林师傅真有意思，一个人开的店，自己还给自己放假。

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裁缝！

过了几天，我和妻又去了林师傅的裁缝店。林师傅一身淡雅旗袍，头上绾着发髻，正在桌旁埋头裁剪衣服。我们说明来意，林师傅一边麻利地给妻量尺寸、做登记，一边与我们聊天。聊着聊着，我们禁不住好奇心，问她为什么要给自己放假呢？

林师傅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讲起了她以前的故事。

她年轻的时候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开裁缝店，因为手艺好，生意一直很红火，她也是没日没夜地忙着。天长日久，钱是挣了不少，但孩子却无暇顾及，以致孩子经常跟一些小

混混在一起厮混，沾染了一些恶习，荒废了大好的读书时光。她觉得对不起孩子，这也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。而她自己也因长期劳累，积劳成疾，生了一场大病，幸亏治疗及时，在医院里躺了个把月才有所好转。

说起这些的时候，林师傅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她说：“从那以后，我就明白了，其实挣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家庭幸福、身体健康，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。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些道理，现在我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开了这家裁缝店，并规定在周末给自己放假。我也知道，有的街坊说我傻，有这么好的挣钱机会不知道珍惜。也有的街坊说我不务正业，就知道到处耍，不好好做生意。这些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给自己放个假，给自己一段闲暇时光，陪陪家人、做做运动，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让生活更充实，让自己更快乐。”

林师傅的一番话，让我和妻如有所悟。

如今社会，有的人把挣钱看得很重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不停地忙忙碌碌，还嫌钱挣得不够多，把自己弄得疲于奔命，甚至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快乐，悔之晚矣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学学林师傅，给自己放个假呢！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）



秋日海棠(外一首)

□冯茜

海棠满树果子，压弯了开过花的柔韧枝条
轻轻跳一下就可以触摸到它们
更多时候你悄然经过
不忍心将这些小果子上的晨光拍落
有时候水滴掉进脖颈
清凉得直抵你的心境，像在试探
你初秋的秘密。定是雀鸟惊动了它们
却衔不走任何一枚
弹跳挪移之间，果子们被唤醒了
有的看上去摇摇欲坠，让你
加快了脚步，让它准确地叩击到真正的大地

蓝色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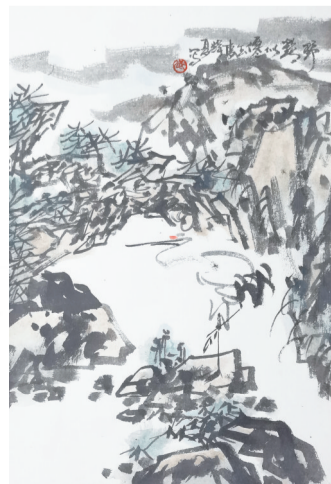
蓝色花和芭茅草一起守着去年开花的草地

某天有个人从这里离开
第二年又被风刮了回来
路过熟悉的场景，像大梦一场

牛蒡、石楠和结果的灯芯草
还长着去年的脸孔
老猫把新鸟从这张椅子赶到那张椅子上
一棵树歪着身子长到了别人的视野
还是那副内疚的样子

我每天从这里路过，这是世上唯一的漂泊者
并路过破碎的云和无数繁星之夜
我还要路过有大风的日子
路过草叶一样摇曳的一生
我摇了摇头，决定重新呼吸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武辉夏作品